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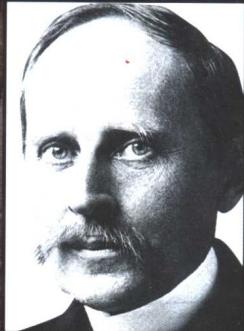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

柳鸣九 主编

罗曼·罗兰精选集_上

许渊冲◎编选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外 国 文 学 名 家
精 选 书 系

罗曼·罗兰精选集

许渊冲 编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外国文学家精选书系 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守仁 史忠义 吕同六 朱 虹

沈石岩 张 黎 罗新璋 罗 范

金志平 赵 琦 柳鸣九 高 莽

高中甫 高慧勤 陶 洁 路英勇

编选者简介

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一九四三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后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一九五〇年获巴黎大学文学研究文凭，是中国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惟一专家，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文学作品五十余部。译著中有世界文学名著十部：德莱顿的诗剧《一切为了爱情》，司各特的小说《昆廷·杜沃德》（合译）、《雨果戏剧选》，司汤达《红与黑》，巴尔扎克《人生的开始》，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莫泊桑《水上》，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合译），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托夫》，《哥拉·布勒尼翁》。英文译著有中国古典诗词十大名著：《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唐宋词小令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李白诗选》，《李煜词全集》，《苏东坡诗词选》，《李清照词全集》，《西厢记》。法文译著有《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毛泽东诗词选》等。中英文著作有《翻译的艺术》，《文学翻译谈》，《文学与翻译》，《译笔生花》，《逝水年华》，《诗书人生》，《中诗英韵探胜》等，书中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

译者简介

许渊冲，见编选者简介。

陈筱卿，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译有《巴黎圣母院》、《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忏悔录》、《名人传》等几十部作品。



罗曼·罗兰一八八八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罗曼·罗兰在弹钢琴



罗曼·罗兰与泰戈尔及其他印度朋友



罗曼·罗兰一九三五年访苏时与高尔基

Un fragment de ces pages fut publié
dans la revue : Le Patriote,
Paris, 5 novembre 1913.

Récopie IV

Pourquoi j'ai fait de mon Jean-Christophe
un Allemand

Pourquoi, dans une époque où tous les nationalismes
se développent en Europe, où la France et l'Allemagne se
combattent égallement les uns, en attendant le moment d'en venir au
combat, si - je fait divin d'un héros de Beethoven ?⁽¹⁾

— Parce que j'en veux, parmi les révoltes de
France, faire entendre la mienne qui dit : "Français, Allemands,
vous êtes frères."

Comprenez-moi, je ne viens pas protester vainement
contre les guerres. Les guerres sont des tempêtes humaines, dont
les causes sont peut-être surhumaines. La volonté² a moins
de part que les grands courants cosmiques, qui passent sur
les peuples, comme des frissons de fièvre. Il faut subir l'accès,
et le subir sans le plaindre. Que chacun fasse donc son devoir,
dans la guerre ! Je ne cherche pas à disputer aux canons
leur nature. Il est bon que le corps apprenne à se sacrifier.
Mais si mon corps est sauf, mon âme est libérée.

(1) Je pourrais rappeler que Jean-Christophe est, comme Beethoven, l'égoïste allemand. Mais je ne veux pas de fanto-fantaisie. Je suis français, je parle français.

罗曼·罗兰谈《约翰·克利斯托夫》的一篇文章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兹编辑出版“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种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每批十种。

本书系在已经出版了四十种的基础上，计划总共达到八十至一百种，以期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文经典文库。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兹表示深切的谢意。

柳鸣九
二〇〇三年一月

编选者序

许渊冲

为了更美，没有一条清规戒律是不可以打破的。
——贝多芬

从来没有读过书，只有人在书中读自己，
发现自己，或检验自己。——罗曼·罗兰

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名著中，最能引起一代人共鸣的，可能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托夫》。早在五十年代，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出借率最高的一部。到了六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部小说中的个人奋斗精神。但是说也奇怪，“文革”十年浩劫之后，在北京大学，这部作品又成了三十几部世界文学名著中的必读书之一。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影响力之大。为什么呢？罗曼·罗兰创造约翰·克里斯托夫的时候，是以音乐家贝多芬为蓝本的。贝多芬通过痛苦，争取欢乐的一生，对后来人具有典型的意义。贝多芬的名言：“为了更美，没有一条清规戒律是不可以打破的。”更鼓舞了年轻一代人争取完美幸福的斗志。更兼罗兰写这本书，还加进了自己的生活经验；读者阅读时，再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来印证，于是本书就如浩荡的江声传遍全球了。

一九三二年，罗曼·罗兰对一个德国的采访记者说过：“我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法国人，但是我从来就对本国人和外国人一视同仁。从小时候起，我吸收的营养来自法国的高乃依和莫里哀，德国的席勒和贝多芬，英国的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俄国的托尔斯泰。我没有停留在表面的矛盾上（不管是时代的还是国家的冲突），而是深入内心，发现无论在哪里，人心都是一样的。”

罗兰接着说：“当我开始写我的人物时，我发现这个人物立刻唤起了世界各地人的共鸣。多少俄国青年，印度青年，中国或日本

青年，南北美洲的青年，还有欧洲邻国的青年，都给我写信说：‘我是约翰·克里斯托夫！’当然，他们给克里斯托夫穿上了本国的服装，俄国的，日本的，印度的，不管是哪国的，那有什么关系！在不同的服装之下，流着相同的友爱的血液。”

一八八六年，罗曼·罗兰二十岁时，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一八八七年五月八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他的学习成绩：顾弥老师给他的评语是“中等”，文法知识“薄弱”，历史和法文成绩“优秀”。所以他在五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说：“我要学习历史。”但在课余，他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汲取营养。

从小他就是个国际主义者，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甚至超过了法国的戏剧。他在一八八四年报考高师，读莎士比亚的时间比温书的时间还多，结果没有考取，“就是因为我把最好的时光都给了莎士比亚，我把他整个儿吞下去了，或者不如说，我被他整个儿吞下去了。”考入高师之后，他在日记中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令人倾倒，但是只能阅读，不能上演。”他还比较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拜伦的《曼弗雷特》说：“哈姆雷特是绝对的怀疑；曼弗雷特却完全是虚无主义。在哈姆雷特身上，意志已经死亡；在曼弗雷特身上，却连欲望本身也死亡了。”又说：“《哈姆雷特》有三场戏写得特别好：一是老王显灵；二是假戏演真事；三是生死决斗。”由此可以看出罗兰批评精神的发展。

关于莎士比亚剧本作者的问题，最近莎剧评论界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牛津伯爵。因为目不识丁（希腊拉丁）的戏子莎士比亚很难写出词汇丰富的莎剧；而身为贵族，“不为雕虫小技”的牛津伯爵，他的家徽正是一只狮子摇动长矛（shake spear），于是就借用莎氏之名了。罗兰认为莎剧只宜阅读，不宜上演的意见，又从侧面说明了剧作者不是会演戏的莎士比亚，而是善于舞文弄墨的牛津伯爵。

对于和莎士比亚差不多同时代的法国作家，罗兰得益较多的可能是拉辛，因为他在日记中抄下了布云杰尔的评语：“拉辛是个心理分析大师，我们这个时代除了巴尔扎克之外，也许没有人能和他相提并论；他又是个诗人，我们这个时代除了拉马丁之外，也许没有人能和他并驾齐驱。”不过罗兰和布云杰尔的看法有同有异，

因为他认为司汤达更是个心理分析大师，在日记中谈到司汤达的《红与黑》时，他说：于连是个“没有得到应有地位的人，他很聪明，凭着自己的才能，勾心斗角，步步高升，但是受到别人嫉恨，为轻视他的大人物所打击，为爱他的人所侮辱，又疏远了他所爱的人，在一个堕落的社会中成了一个孤独者。司汤达分析他个人主义的心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如果说于连是十九世纪个人奋斗的失败英雄，那么，克里斯托夫则是二十世纪个人奋斗成功的奇才。这也可以说说明罗兰和司汤达之间的继承关系。

至于比拉辛略早的剧作家高乃依，罗兰在中学时代就背熟了他的名著，但是评价并不太高。他在日记中说：高乃依的“人物没有现实性。一个人物很少变化，剧中充满了‘令人钦佩的义愤’，女主角总是苍白无力，听天由命的情人；男主角总是英勇善战，多情重义的骑士；父亲总是高尚的贵族，还总有一个反面人物……”后来罗兰创作革命戏剧，并不是得益于高乃依，而是受惠于雨果的《九三年》，更从英国的莎士比亚作品中汲取了营养。

至于其他英国作家，罗兰在高师的日记中谈到了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他对狄更斯的评价，有点像是评高乃依，说“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读得令人生厌。我几乎不耐烦把全书读完。夸大其词，蠹话连篇。一大堆稀奇古怪的情节，压得生活都窒息了。全是细节在说话，灵魂反倒哑口无言。”对于狄更斯的名著《大卫·科波菲尔》，他的评价也不高，说：“我不喜欢狄更斯借一个小男孩之口，来说一个十八岁的少女才有的浪漫情调。狄更斯不肯正眼面对现实，因为他对真理没有热爱，不像托尔斯泰。这本书中戏剧性的情节太多，很多人物性格都像天使。狄更斯会用简单的话说简单的事，但是不会用简单的文字来写大事，例如死亡。一写大事，他立刻想到应该装腔作势，摆出一本正经的架势来。我只喜欢他写的小朵拉，他没有力量去爱，又不会恨，又不会从正面看清现实。”所以罗兰的作品中没有狄更斯的影子。

对萨克雷的评价却大不相同，他在日记中写道：“三四个星期都沉浸在萨克雷的世界里，读他的《名利场》和《亨利·埃斯芒德》。这是我一生中最甜蜜的几个星期。我似乎觉得自己在这些令人神

往的人物当中,和他们的心灵一同呼吸着柔情如水的空气。读完之后,我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被人爱过,也从来没有这样爱过别人。这些可爱的人物使人热爱生活。这是一些实事求是看待世界的人,他们看到现实世界的自私性,但还是带着几分讽刺,几分温存,带着全心全意的同情去热爱世界。这就是我需要的友好心情!每读完他的一部小说,我感到我一部分生命随之而去了。我的心灵深处也在哭泣。亨利·埃斯芒德用心周到,体贴入微。这部书是一本回忆录。微妙细致的分析使你自始至终深入到书中人物的内心。英国小说家惟一的大缺点是结构不够严密。狄更斯让感情牵着自己走,一发不可收拾;萨克雷却是横生枝节,一斜离题千里。”看来罗兰受到萨克雷的影响,似乎不比司汤达的影响小。

关于乔治·艾略特,罗兰在日记中把她和托尔斯泰做了比较。他说:“读艾略特,你会觉得她书中的人物都是你的朋友,虽然你并不认识他们。读艾略特,你会感到两个不同的观点,你总是在听别人讲故事。而托尔斯泰呢,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两个观点。他使我们不得不成为他书中的人物。艾略特却保留了我们的个性,也保留了她自己的。托尔斯泰的爱是对一切的博爱,对宇宙的泛爱,因此他宏伟无边,公正无私。艾略特的爱却是对具体人物的爱,不管人物多么渺小,因此她对每个人都看得清楚,写得动人。”看来罗兰兼容并包,吸收了艾略特和托尔斯泰两个人的长处,即使世界各国的读者成了他书中的克里斯托夫,又不勉强他们改变自己的观点。

至于其他俄国作家,罗兰谈到了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日记中说:“读果戈理的《死魂灵》,(许注:应译为《农奴魂》。)抄下了有关现实主义艺术的一页。”在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他把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进行了比较说:“《战争与和平》使人想到无边无际的人生;那是一片心灵的海洋,思想起伏有如成千上万的汹涌波涛。《罪与罚》却是一个心灵中的狂风暴雨。读托尔斯泰的人物,你仿佛投身于一个还不了解的世界。开始感到局促不安,然后产生好奇,然后发生兴趣,然后产生了深刻的感情,感情并且越来越深。”由此可见罗兰得益于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他的《约翰·克里斯托夫》中既有无边无际的人生,也有心

灵中的狂风暴雨。

关于法国作家，他提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说：“我发现这本书是一部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这是法国小说中能和托尔斯泰比美的惟一的一部，它使我们对人生有深刻的认识。使我们关心的不是感情，而是理智，而是新奇。”对于福楼拜的弟子莫泊桑，托尔斯泰也很赞赏，曾为《莫泊桑文集》写了序言，但罗兰对他的评价却不高。他在日记中谈到莫泊桑的小说《温泉》时说：“我从书中抄了下面一句：‘她认为所有并肩前进，穿过时代洪流的人，从来没有两个是真正团结如一的。’我也写了一句：‘看来你从没有真正爱过，也没有感到过上帝的存在。’”由此可见罗兰赞赏的是有信仰的现实主义，不是莫泊桑那种悲观的现实主义。

罗兰崇拜的英雄不是用思想或武力取得胜利的人，而是有伟大心灵，伟大性格的人物。伟大的性格往往是在和命运做斗争中形成的，一方面和外在世界，另一方面也和内心世界。罗兰在高师毕业后，开始创作革命戏剧和《名人传》，歌颂英雄人物和伟大的心灵。他的戏剧多数没有上演，《名人传》却为他取得了声誉。他在《贝多芬传》中写到《第九交响乐》(欢乐颂)时说：

欢乐抓住了人。这是一种征服，是对痛苦的一场战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大军，男高音那热烈而急促的歌唱，以及所有那些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在其中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和受启迪而发出的呼喊，使人看到他正穿过田野，一边还在作曲，如痴如醉，激动狂放，犹如李尔王在雷雨中。

比较一下《约翰·克里斯托夫》第四卷第一部《流沙》中对欢乐的描写：

欢乐，欢乐的狂热，照耀今天和明天的太阳，开天辟地，创造的欢乐！没有创造就没有欢乐。不会创造就没有生命。其他一切都是浮光掠影，在大地上漂流，与生命

并没有关系。人生的欢乐都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斗争——都是这独一无二的熔炉里流出来的光辉力量。甚至那些在伟大的熔炉中没有立足之地的野心勃勃，自私自利，花天酒地，无所作为的人，也千方百计，要从那炉火的回光返照中沾光取暖。

创造，肉体也好，精神也好，都要冲出躯壳的牢笼，在生命的狂风暴雨中冲锋陷阵，成为开天辟地的神灵。创造就是消灭死亡。

在《贝多芬传》中，欢乐征服了痛苦；在《约翰·克里斯托夫》中，创造的欢乐消灭了死亡。这就是克里斯托夫和贝多芬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在形体上，贝多芬“矮小粗壮”，“一张土红色的宽脸庞”，“额头突起，宽大。头发乌黑，极为浓密，似乎梳子都从未能梳通过”，“双眼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使所有看到它的人都为之震惧”，“鼻头宽大短方，一张狮面脸”，“牙床可怕之极，好像连核桃都能咬碎”。克里斯托夫呢，“他的相貌与众不同”，“丑得出奇，模样，装束，突然的动作和笨拙的举止，都会使人发笑；他有时会说出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他的智力没有经过加工，但是溢于言表。”前者描写细致，后者印象深刻，合起来就全面了。

至于家庭，《贝多芬传》中说：“他父亲想到用他的音乐天赋，把他炫耀得如同一个神童。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差一点因此而永远厌恶艺术。父亲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年少时的他就得为物质生活而操心，想法挣钱吃饭，为过早的重任而愁烦。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亲。”

克里斯托夫呢，他的父亲梅希奥“发现孩子坐在太高的键盘前，他注视了一会，一个念头闪过心上：‘这是个小神童！……怎么早没想到！……那我们家要走运了！’……梅希奥无论做什么，总想在平凡中发现隐藏的高雅来；而他很少有落空的时候。有了这个坚强的信念，他一吃过晚餐，刚咽下最后一口，就把孩子又摆到钢琴凳

上,要他温习白天的功课,不累得他闭上眼睛不罢休。然后,第二天又是三次。第三天还是一样。从此以后,天天不变。克里斯托夫很快就累坏了;后来,他厌烦得要死;最后,他受不了,想要反抗,……他到底还是屈服了。无论多么英勇顽强的抵抗,多么倔犟的脾气,也招架不住戒尺的打击。……大颗的眼泪顺着脸颊和鼻子流下来,……老爷爷看见孙子哭,就认真地对他说:为了人类最美好,最高尚的艺术,为了给人类带来安慰,带来光荣,吃吃苦也是划得来的。”“克里斯托夫快满十一岁。……他的小提琴听起来甚至已经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他的父亲出了一个主意,在乐池里给他摆了个乐谱架。他演奏得这样出色,实习了几个月之后,他就被正式任命为音乐院的第二小提琴手了。就是这样,他开始挣钱养家。”

他的母亲是个厨娘,在他挨了小主人打的时候,“她不但不为他辩护,反而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打了他几个耳光,而且还要他赔不是。……他哪里想得到:母亲为了生活,为了把他养活,吃了多少苦头!甚至不得不狠下心来,违背自己的意愿,和他作对!”“她疼爱儿子,儿子使她快活;而她也是儿子在世上最爱的人。然而,他们互相使对方痛苦。她不太了解克里斯托夫,……她很器重儿子,觉得他本领大;但是她做什么都使他的本领不得施展。……她不了解什么是雄心壮志,以为人生的幸福全在家庭团聚之乐,全在尽了一个平凡人的本分。”而贝多芬的“母亲是个女佣,是个厨师的女儿,第一次嫁给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贝多芬的父亲。”两个母亲大同小异。

贝多芬具有反抗精神,不把权贵放在眼里,这一点和歌德恰恰相反。《贝多芬传》中说:“昨天,在归来的路上,我们(贝多芬和歌德)遇见全体皇族,我们老远地就看见他们了。歌德便挣开我的手臂,立于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我想说的所有的话,但我就是不能让他多走一步。于是,我把帽子压得低低的,扣上外套上的纽扣,倒背着双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中去。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太子鲁道夫向我脱帽;皇后娘娘先向我打招呼。——大人物们认识我。——我觉得好玩地看着皇家车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立于路边,低低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毫不留情地把

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遍。”克里斯托夫呢，他的反抗精神甚至发展到和公爵大人顶撞，大喊大叫“我不是你的奴仆，我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公爵把他赶出了大门，使他失去了公爵府乐师的职位。

关于爱情，《贝多芬传》中说：“他把富于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作品第七十八号）题献给了泰蕾兹，并附有一封没有日期的信，写上‘致永远的爱人’。”他们不但相爱，还在一八〇六年五月订了婚，但是，“婚约毁了；然而双方似乎谁也没有忘记这段爱情。……泰蕾兹曾把自己的肖像送给贝多芬，并题赠云：‘送给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泰·布赠。’在贝多芬的晚年，一位友人见贝多芬形单影只地抱着这幅肖像痛哭流涕。……他在笔记中写道：‘屈服，深深地屈服于你的命运；你已不能再为自己而存在，只能是为他人而存在；对于你来说，只有在你的艺术中才有幸福了。’”在《约翰·克里斯托夫》中，葛拉齐亚就是泰蕾兹的影子，我们可以读读她和克里斯托夫的谈话。

“我们之间应该说老实话，这样才够朋友。”

“只是朋友？”他忧伤地说。“没有别的？”

“别不安分！你还要什么？要和我结婚吗？……我们的感情没有受到共同生活的考验，而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是最纯洁的感情到头来也会玷污的……”

“你这样说，因为你不那么爱我了。”

“呵！不对，我一直是同样爱你的。”

“啊！你这还是头一回这样说呢。”

“我们之间用不着再有什么隐瞒了。你看，我已经不再相信婚姻有什么好处。我自己的例子，我知道，也许不足为训。但我思考过，也看到了我周围的事。幸福的婚姻实在太少了。婚姻有点违反天性。怎么能把两个意志不同的人永远拴在一起呢？那总要损害一方的，如果不是双方的话。即使受到损害，沉浸在痛苦中的心灵也许得不到什么好处。”

“啊！”他说，“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婚姻是两个心灵都做出牺牲，溶合成为一个心灵，那是多么好呵！”

“在你的梦中那是非常好的，但在现实中，你会比谁都更痛